

心窗
片羽

玄米变成犀牛去了

□吴从周

玄米走的第二天，迷迷糊糊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他变成一头犀牛来看我。草原墨绿，雾气如纱流动，灰白色的犀牛无声无息，走到近前。

玄米是一只8岁的猫。2010年我刚从广东搬到北京，跑去天通苑接他回来，给两岁的白小姐做伴。推算起来，他的生日该是公历7月，狮子座。

玄米刚刚断奶，是一团绒绒的毛球，整天黏在白小姐屁股后面，受了无数呵斥。我那时候也才25岁，理想是念书和环游世界，总觉得来日方长，万事不必着急。杂志社的工作不用坐班，一周去开一次会，因此有大把时间看书，跟猫玩。

白小姐是枕书抱回来的流浪猫，白色长毛，非常貌美。但因为流浪生涯的缘故，对食物异常执著，善于偷窃，缸中鱼、笼中鸟，都惨遭荼毒。玄米则一派天真懵懂，不杀生，不生气，跟陌人也亲近。人叫他的名字，他一定会应。他容许人把他仰面朝天揉来揉去，如果我熬夜，他就会执著地在桌子上等着。他喜欢花，喜欢圆滚滚的东西，喜欢纸箱和纸袋子，躲在里面，不知道是不是像人类的小孩子一样也会想象城堡。

那一阵住在故宫附近的北河沿，就经常让玄米乘在肩上，去外面散步，或者一起去地铁站接枕书回家。小猫长得快，到冬天已经在肩膀上趴不住，就坐在羽绒服的帽子里。

之后几年，陆续搬了几次家，从晨昏闻鸦的北河沿，搬到东四环外，猫也跟着颠沛。跟枕书讲，希望将来有一个院子，猫可以在院子里玩。家里要有满墙的书柜，不用担心搬书的痛苦。这样的理想，说起来也是遥遥无期，但是猫都还小，也不着急。猫能活十五六岁呢，十年之后的

事，都可以慢慢来。到时我们也要步入中年。中年，这个词当时说起来，像银河之外的星辰一样不可及。

何况玄米一直是少年的样子。他已经是小猫，但是在家里长大，凡事没有经过，还是喜欢跟人玩，跟白小姐玩，喜欢从果盘里掏走圆滚滚的小番茄、樱桃或者枣，满地乱追。他乐此不疲地把书架上的东西丢下来，然后面对呵斥，摆出满脸无辜，对人响亮地说“喵”。他的毛蓬松润泽，我们开玩笑说，将来拿他做帽子做围巾，他也不生气。

我和枕书长年两地，各有各的烦恼。玄米的天真欢乐，几乎是我们的日常治愈。

有几次，我们因为一些细碎的分歧和不满，吵架到不可开交，要断绝关系。最后难免面对现实：猫怎么办？也会几次发狠，说送人。明知道不可能如此，所以说完这样的狠话，也只能泄气，彼此原谅。

一直到最近两年，才开始担忧时间。不知不觉，玄米过了7岁，按照养猫指南，要吃老年猫粮。白小姐睡觉的时间也越来越长，还好玄米经常去惊扰她，和她追逐打闹片刻，保持日常运动。给他买了一个小竹筐，他特别喜欢，尤其是夏天，在里面睡成圆圆的一团，一个毛茸茸的猫月亮。

我经过了一家杂志从创刊到倒闭，又参与了一个创业公司的工作，沉溺于庸庸碌碌的日常烦恼，越来越没有时间读书，也越来越少给猫们拍照片。其间，也经历了几次长辈的故去，甚至还参加过一位大学同学的葬礼。我跟枕书有几次谈论何时团聚，觉得需要快点筹划，我们和猫年纪都大了。但无论她的学业还是我的工作，都难以奋身一跃。我们

担心白小姐的身体，因她脾气乖戾，生活习惯又不太好，不知道能不能长寿。从没想到玄米会突然告别。

5月11日上午带他出门，还想着是不是要住院，夜里守在医院，忽然就不行了。医生已经确诊是脓胸，在筹备隔日的手术，也没有想到心肺衰竭来得这么快。打了四针肾上腺素，先是从留置针注入，最后直接心脏注射，都没有起效。如果7月份生日没有算错，玄米还有两个月才满8岁。

第二天，带玄米去火化。在北京东郊一个林场里，一间小小的房子，旁边设了灵堂，唱佛机循环往复响。林场地上开着黄灿灿的小苦菜，给玄米摘了一朵，小小的一枝，放在爪子上，又摸了摸脑袋和耳朵。跟他说，喵，不拿你做帽子啦。

作为一只猫，玄米一生见过最广阔的野外，就是我们偷偷带他去的公园草坪。所有见识的植物，不外家里的绿植和菜市场买回来的蔬菜。他不懂得捕食，不懂得有食物要争抢，礼敬爱人。搬离北河沿之后，也很少带他出去玩，所以他越来越怕出门，会在猫包里哀嚎。蓄养一只动物，给他饱足，但禁绝他的繁殖和自由，是否符合道德呢？这个问题始终没有想清楚。总归，现在玄米脱离了肉体，到辽阔的世界里去了。

枕书讲，玄米走了，是他在提醒我们，没有那么多来日方长，喜欢的事情要尽快去做，不要迟疑，不要顾虑迁延。世间万事皆可重来，重来不得的只有一个“来不及”。

我跟她说了梦见玄米变成犀牛的事。她说，玄米好了不起。

然后我反复回想了这个梦，为什么玄米会变成犀牛呢？荒野上不可伤害又温柔沉静的庞然大物，是他的理想吗？后来我想起，犀牛的耳朵抖动起来，像小猫一样。我们家玄米很喜欢抖耳朵。



一场新雨后，青蛙出池塘。抬头看看花，然后接着忙。
老树诗画

山村教师

□明前茶

万家
灯火

这年头，还有没有不要任何索取的免费导游吗？正因为有此疑虑，当萍水相逢的阿敏老师自告奋勇，要带我们去看寨子里的菌菇集市时，我们都顾左右而言他。

尽管陪同的当地文联肖主席说，阿敏是当地土生土长的女诗人，也不能减少我们的疑惑：这个身高只有1.55米的小个子女人，尽管笑得像孩子一样，但她拿出来的本子上，诗写得如此业余；她一个劲要我们跟她徒步去更远的山寨买菌菇的热情，是如此反常；她不肯要任何导游费的执著，都让我们这些警惕性很高的城里人，越发觉得她的来路不明。

连肖主席也说，他这是第一次见到深山里的阿敏。“你们要是跟她去，吃不准价位的菌菇宁可少买点。”

我们跟阿敏在山道上徒步了两个小时，月亮出来了，正是满月夜，周围的松柏林和合拢花瓣、静静睡去的野花，被如水的月光照得纤毫分明；空气清澈冷冽，莫莫让人忧伤。阿敏一路说到采菇晒菇的不易，“我的学生们从6月底开始就跟着家长采菇，采黑松露和松茸的，凌晨四点上山，走上四五个小时，也许采到的还摊不满他们的手掌。”更麻烦的是采菇和晒菇的矛盾，野生菌菇的生长和晒菇的雨，但雨水一多，菌菇不能及时晒干，就会腐烂，好几天的工夫就白费了。

同行有人对我咬耳朵：“这个阿敏，很会讲故事啊；不知那些卖菌菇的人，给她多少提成呢。”阿敏的动机确实让人迷惑：她是老师，并非购物导游，这带客买菇之事，不在她的职责范围内吧。

到了菌菇集市，采菇人纷纷招呼我们品尝今早才采到的鲜菇，就是在烧红的铁板上生烤，没有调料，只在快烤成时撒上少许粗盐；水分微微散失，菌菇浓郁的香味如童话里的魔咒一样袭来——所有之前心怀警惕的人忍不住信了采菇人的话，买下了肥厚的牛

肝菌、黑漆漆的干巴菌、黄澄澄的鸡油菌，还有微绿的青头菌，连羊肚菌可以伴在夫妻肺片里，吃出羊肚、牛肚般的口感，我们也信了。

在整个交易过程中，阿敏没有帮我们还价，她只是告诉我们，这里的价位只是昆明菌菇市场的2/3：“你们自己看品质，买得少会后悔的。”末后这番话让同行者突然收住了加紧采买的脚步。

连阿敏也感觉到了我们隐隐的不信任，回去的路上她也不开口了。那种紧绷着的尴尬，不知该令我们脸红，还是令阿敏脸红。

我们回到住地，第二天找小餐馆老板，要检验下买来的菌菇是否正宗，老板说，泡发少许鸡油菌，用来蒸鱼即可，好的鸡油菌去尽鱼的土腥气，让本来偏柴的鱼肉鲜甜肥腴。

一尝，果然是上好的鸡油菌。大家都很惭愧，为我们以那样“小人”的心态，猜度阿敏的动机。现在，还有机会弥补吗？正好肖主席处存有阿敏的电话，我们就让他找阿敏来，“别说买菇的事了吧，就说我们想替她的学生们做点事，问她们怎么做才合适。”

阿敏毫无芥蒂地来了，仿佛从没有被我们的猜忌伤害过。我们提出要捐点钱给她的学生们，她谢绝了；那山里娃要什么？阿敏说：“除了书，就是鞋。”

她这些年每到暑假就带人买菇，纯粹尽义务，一方面是让采菇的家长和孩子富裕点，另一方面，若有游人想答谢，她就让他们留下回城时不穿的登山鞋或运动鞋。“我们的孩子都是大脚仙啊，十二三岁，小学六年级，就有你们城里孩子18岁的大脚了。走山路上学，太费鞋。”

我们把可留下的鞋都留给了阿敏。她满脸喜悦地去了。而我们，不约而同地在两周后，收到了阿敏特地去县城发来的照片：孩子们开学了，他们顽皮地将穿有运动鞋的大脚丫，争先恐后举到镜头前。

我们如同一双筷子

——给我的妻子

□马国福

如何让一碗滚烫的汤平静下来
避免生活的骨刺和锋刃
如何让一碗清白的粥
牢记粮食黄金的道德
这些家常课题
是我们每天重复研修的教义

我们如同一双筷子
平放着是连体的独木桥

立起来是屋檐下的柱子
偶尔的斗嘴如一味药
让平淡日子不被腐蚀

更多的时候我们如同河的两岸
心照不宣让日子流向远方
静水深流处
不同的心脏澎湃共同的回声
阴晴不定的日子里

女儿是架在我们头顶的彩虹

我们从不提及彼此的恩情
如同左手和右手
但是我知道
当左手疼痛时右手也会感应
所以我常常庆幸海安出产的筷子的材质

公园道的前世今生

□黄丽娟

与庙河、人民桥相比，公园道无疑是刚刚迁入小城的“外来户”。之所以这么说，是因为这些明清古建筑都是花重金从外地迁建过来的，共五栋。那一栋栋古色古香的江南建筑，粉墙黛瓦，檐牙高啄，雕花悬窗，再配上那高低错落的马头墙，呈现出典型的徽派建筑风格，让人不禁想起“青砖小瓦马头墙，回廊挂落花格窗”之说。

公园道所处的环境也很有特色，左邻是热闹的海鲜排档一条街，右邻是肃穆的佛教古刹观音寺，旁边还紧挨着美丽的灵秀公园。透过公园道正门口那高大的门楼，可以清楚地看到法音寺的中天塔。在这样的街道享用美食，除却美食的色香味，在意境上，该更胜出一重吧。

迈入公园道，五栋古建筑错落有致，既有不动声色的隔断，又有天衣无缝的相连，令人觅到了曲径通幽之妙趣。徜徉于此，竟有了一种时光倒流之感，仿佛回到了清朝。尤其看到那高高的戏台，脑海中浮现出各种生旦净丑亮相登场的场景。戏如人生，人生如戏。不知此戏台上演出的又将是怎样一出人间大戏呢？

目前，公园道的建设还在精益

求精之中，但整个布局已浑然天成，脉络分明。假山、小池、石径、修竹、桂树、梅花……都有了好去处，令人驻足不前。来到万年殿前，大家都被门楣上的“万年初蜡”中的“蜡”难住了。难道读“蜡笔”的“蜡”？如果是，那又是什么意思呢？正当大家莫衷一是之时，参观团队中一位博学多才的老师揭晓了答案，此字读“Zha”的第四声，表示古代年终的一种祭祀名。身为语文老师的不禁有些汗颜，孤陋寡闻真对不起呀。

大家说笑之余，我突然想起在朋友圈中提到的古梅树。原来，古梅树就在万年殿前。皴裂黝黑的树皮，参差不齐的枝条，看似乱得没有章法，实则隐藏着我们难以破解的生存密码。那一朵朵粉红的梅花，娇欲滴，似乎在向我们述说着花开的喜悦。而那一粒粒鼓鼓的花苞，则像一个个害羞的姑娘，等着心爱的人来认领。朋友感叹，宅子是老的，花叶都是新的。是呀，老树长新叶，开新花，还有比这更为欣欣向荣，更为生生不息，更为让人欣喜的吗？

听闻朋友即将在公园道里为小朋友们讲授阅读与写作课，真心羡慕有如此文气雅静的环境。即便不

读书，就发呆也是美的。门锁着，我透过花格门，瞧见一张张四四方方的小桌整整齐齐地排列于屋内，讲桌前的那面墙上有精美的木雕，一副对联恰如其分“发愤识遍天下字，立志读尽人间书”。这样的格调，令我联想起鲁迅的“三味书屋”来，但愿朋友也有着寿镜吾老先生的气度和学识，方不辜负于此境此情。其实，我更愿意在这样的环境里，择一方而坐，泡一杯茶，执一卷书，让时光静静地漫过我的心扉。

走到公园道的南边出口处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座巍然耸立的石牌坊。坊栋上雕刻着各种精美的图案，有二龙戏珠、丹凤朝阳、狮子滚球等，尤其是那些神态各异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。再看石牌坊上刻的“嘉靖”字样，顿觉一惊，明朝的建筑啊。那一路走来的光阴，丰厚浓郁，而又醇香如初。如今，它施施然走进了小城百姓的视野，实乃小城之福气。从此，它扎根在这块年轻的土地上，与我们风雨同舟，日月共辉。

长街短巷，诉不尽城市的芳华与传奇，一条河、一座桥、一座寺、一个古建筑群……承载的文化内容，远在街巷之外。在最后的最后，它们终将会镌刻在城市的记忆图腾上。

紫琅
诗会玉兰
一瓣